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子部·叢書類

胡氏粹編·了凡

雜著·黔牘偶存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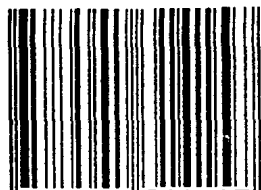
80



書目文獻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ISBN 7-5013-1415-2



9 787501 314157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子部·叢書類 80

胡氏粹編·了凡
雜著·黔牘偶存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定價 叁佰壹拾圓

ISBN 7-5013-1415-2/Z·235

目錄

胡氏粹編	五種二十卷		一
了凡雜著	九種十七卷		五一三
黔牘偶存	四種五卷		九〇五

稗家粹編序

稗官小說古即有之齊諧之類是也至唐始甚盛若鶯鶯傳尚假託其名而周秦行紀牛僧孺則直當之偷薄至此蔑以加矣然古之所謂稗官小說者尤近夫正史尤多夫實事而今則不流於淫鄙斯入於誣誕較之牛僧孺之直當者又為何如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噫書且猶然而謂稗官小說之足信否矣柰何晚近世之好尚者日有盛於唐乎此無他鄭衛之聲易於動人故耳余恐世之日加於偷薄也日流入於淫

鄙誣誕也不得已而有是選焉乃始自倫理終自報應凡念有一部其間無論其事之有無不計其文之工拙轉閱時俾知倫理之為先而報應之必在者何莫而非勸懲也耶且是書世既喜閱則閱必易得閱必易得則感必易生故因其喜與易也藉是書以感之又何莫非勸懲之一道也耶若曰當挽之不當導之當禁之不當縱之是烏得為善誘是烏得為善誘

萬曆甲午仲春望日錢唐胡文煥譔序畢

稗家粹編序

四明程思忠心父譔

夫世所稱博雅君子者寧獨徒能上窺左馬下
 究子史已哉謂其旁搜遠覽目無遺見耳無遺
 聞云爾何也享膏粱之美者不棄齏鹽取其適
 口被紈綺之麗者不弃布褐取其蔽體柰之何
 獨於文藝而可偏廢乎哉胡德父氏天才超卓
 學問宏博於書一覽即無所遺其舉子業既高
 雅不羣而古文辭又橫絕一世行將歷金門登
 紫閣矣仍出其餘旁及百家凡天壤間神僊鬼
 怪草木鳥獸之奇說辭之可以資翰墨事之可
 以供緩頰者咸拔其萃編為一帙此誠膏粱之
 齏鹽紈綺之布褐也且也分門別類犁然便於
 觀記謂非博雅君子好古一助也耶苟或抱咫
 尺之見而曰幽眇不經以敝帚視之則宣父游
 藝之訓何為也哉何為也哉余嘉德父用意之
 美而為序其畧如此

序畢

新刻稗家粹編目錄

卷一

倫理部

甘節樓記

名園貞烈傳

鍾節婦記

吳貞女傳

蔣婦貞寬

吳粹忠寬

孫氏孝感錄

孔瓊英

劉方三義傳

義俠部

柳氏傳

俠客傳

稗家粹編目錄

亂竇史傳

俠婦人傳

崑崙奴

紅線傳

卷二

狙異部

尼妙寂

章子厚

狄氏

王生

李將仕

幽期部

潘用中奇遇記

蘭蕙臨芳記

嚴威悞宿天妃宮記

林士登

金釧記

張幼謙記

金指環篇

鳳尾草記

並蒂蓮花記

秋香亭記

杜麗娘記

重逢部

分鏡記

歎艷會記

芙蓉屏記

卷三

宮掖部

武媚娘傳

女恨傳

和家粧編目數 二八〇

續天寶遺事傳

戚里部

館陶公主

孫壽

蕭宏

韓侂胄

妓女部

楊倡傳

盼盼守節

嚴景星逢妓

王喬二生

王魁負約

湯養師

男寵部

鄧通

陳子高

夢遊部

枕中記

王生渭塘奇遇記

韋氏

薛偉

吳全素

荔枝入夢

永州野廟記

趙旭

沈亞之

金馬綠衣記

卷四

星部

成令言遇織女星記

神部

和家粧編目數 二八〇

天王冥會錄

公主遇仙宮土地

野廟花神

龔元之遇嶽神

龔弘遇赴任城隍

丹景山報應錄

舒大才奇遇

修文舍人傳

蕭志忠

掠刺使

富貴發迹司志

水神部

鄭德璘傳

王勃遇水神助風

卷五

龍神部

許漢陽

仙部

太上真人度唐若山

裴航遇雲英記 許真君斬蛟

崔書生 鬻柑老人錄

朱氏遇僊傳 杜子春

裴謚 洞霄遇僊錄

劉阮天台記 崔少玄傳

騏驎客 工人遇僊

陳光道遇蔡琰娘傳

求僊記

卷六

鬼部

裴珙 侯斯文遇

鬼携誤卷 鄒宗魯遊會稽山記

牡丹燈記 金鳳釵記

錢益學佛 王煌

雲從龍溪居得偶

鄭榮見弟 褚必明野婚

張客旅中奇遇 衛生海國

慶雲留情

大虛司法傳

許慕潔失節 柏長春月下見妻

楊允和記

冥感部

倩女離魂記

京師士人

幻術部

陽羨書生

畫工

稗家粹編目錄

卷七

妖怪部

郭代公

招提琴精

臨江狐

犬精

懶堂女子

謝翽

拜月美人

梅妖

綠衣人傳

孔淑芳記

韋昇

崔護

梵僧難陀

樊常惑僧傳

白猿傳

貓精

袁氏傳

陳巖

公署妖狐

燈妖夜話

尹縱之

卷八

老樹懸針記

景德幽深傳

禽獸部

白犬報冤記

華山客

報應部

錢長者陰德傳

佞人傳

董生惡心

陳氏妬悍

李岳州

賣婦化蛇記

錄事化大記

許女雪冤

雷生遇寶

王徇義錄

和家粹編目錄

二六〇

新刻稗家粹編目錄終

胡氏粹編

稗家粹編

新刻稗家粹編卷一

錢唐 胡文煥 德甫 編輯

友人 莊汝敬 脩甫 編次

姪 孫 光盛 校正

倫理部

甘節樓記

嘉興姜儒之女幼聰敏長恭勤親識卜其不凡及笄歸同邑之馬自敬執婦禮無可指議者數年已而瑄病亟召姜謂曰合卺之情而今已矣汝當自為計無勞傷念也姜掩淚曰事君以來特罪房下恨不得白

和家粹編卷一

二六〇

首相從敢萌他志瑄曰上喪翁姑下無子嗣何所憑依而可自守姜曰夫者婦之天也君既不幸吾安用生君先之妾當後也乃相對濠洳親屬皆感泣瑄遂卒於病姜執喪甚哀殮送事畢即沐浴焚香閉閨自縊時閨中有聲轟然縊帶自絕如剪伴者排門而入見姜頸擁白巾墮地若醉急扶寬解運以胃頓執以指臂灌以湯水久之方甦曰纔欲與先夫同遊地下不料為神人所援斷吾縊返吾精不得遂吾之志言訖大慟親屬恐生大變勸還之父家處一小樓居卧其中絕不飲食餓及旬餘不與親屬交慰之曰此生

脩短天也今汝求死者屢矣而卒不必是天夫欲亡汝也合少食欲為天自愛况奇節苦行天人俱知縱不必而芳操可汗青簡何必徇溝瀆事耶姜乃勉強承命但茹果飲水而已終不粒食延三十餘季而無恙天之佑全節也如此亦異矣哉有司未上其事得膺殊旌惟邑令費公訓者嘗表其樓曰甘節云

名閨貞烈傳

貞烈姓項氏秀里太學生道亨之女襄毅公之雲孫也生而淑婉幼即自閑禮教九歲許配於吳江周恭肅公玄孫應祈為室向從父宦而幼及還且長忽染

拜家粹編卷一

卷一

癆瘵之疾父母愛應祈厚未欲議娶意必求愈而後請吉也不料遲留兩年醫藥無效父母復痛念曰病勢多難佳期空待不若先偕伉儷付命于天後縱應祈不起或得嗣應祈者亦可以延恭肅之祀也於是即欲擇吉邀媒納采於項應祈聞之急止父母曰吾病膏肓諒在莫救縱行合卺終屬泉臺甚不忍以殘弱之軀而甘誤少年之質也父母再三勸慰應祈堅執不從曰藍玉無瑕可以別事君子若鸞鳳一效則發冢終身吾何德於項而肯負之乎福既若斯豈容再損父母亦不能強但痛哭而已越數月應祈果殤

拜家粹編卷一

卷一

沒周遣人以訃音報項因得言存日尚義之事貞烈聞變即掩闥默坐慘戚悲哀及昏自剪其紅染指甲侍女怪問其故貞烈以他事紿之私自付曰周即不幸正吾之不幸也雖情未契合而義則已夫婦矣豈陌路愁然者例耶况天地立身剛常為重何必繫名一姓而又移質他人乎不若以死相殉縱不得携手於生平猶可偕遊於地下較之辱名玷節之為愈也即脫彩衣素屏飾洗粧重理鬟雲而束髮者皆易白練箱奩之物悉為檢鎖至更深侍女催寢貞烈諭之曰宵來心事未寧不欲蚤就枕席汝輩先寢母以吾為意也侍者如命皆自散息貞烈自幸曰吾志可成矣遂以素帶懸之卧室析間自墜而盡及明侍伴起見驚荒無措急走報其父母已氣絕而不可復甦矣嗚呼哀哉及行歛浴其內下裳盡以績麻縫固牢不可解貞烈之母成其志而不啓但覆以素衾而已踰三日入棺見面如生色頃之汗發漸流如珠不斷殆天有以顯貞烈乎其舅聞之哀傷過於已子慨然治地迎柩與兒應祈合就窆窆又為擇立其後以之蒸嘗禾城稚童孺婦莫不及門嘆賞其達人文士則爭為詩頌而拜吊之隣邦比邑皆以為禾城一美事也

嗚呼異哉大凡死生之際事亦大矣或迫於困窮無措者有之或激於事勢顛沛者有之或陷於狂盛者有之或溺於情欲者有之今貞烈語其家宦胄也非衣食不堪所迫許其遇從容可樂也非不得已所激論其人敏慧也非疾病無知所陷言其時童妾也非曾經恩愛所溺人情事變一無有牽況彼此相距百有餘里又非音問常通者比其顏色未嘗睹其言語未嘗聆輒能慷慨就死不延時日甘心於玉碎香塵苟非看得剛常大義至精至微未有不存一毫畏惜之念也豈能幹得此事乎世有七尺丈夫堂堂冠帶而反俛首臣虜及昏夜乞氣畧不以節義自重含愧於貞烈多矣予因有感傳其事以待東史者筆之於千萬世其吊貞烈詩一首附錄於左以見其餘千古憐孤節雙笄未醮身縞衣懸夜月青鬢葉芳春塚草含香媚江流逐恨新莫疑輕一死媿殺二心人

鍾節婦傳

節婦姓鍾氏諱官姐世家紹興之上虞士族欽禮之季女也世尚堅白家傳詩禮節婦生而姿色淑美不妄言笑父母鍾愛幼令讀書日記數千言尤長於琴

女紅乃餘事也鄉大孫翁知其賢年十六聘以為仲子庠生景雲之婦節婦自歸孫室孝舅姑和妯娌內外稱之咸謂得賢內助焉弘治中其夫領鄉薦官授江西廣信府玉山縣令節婦與姑隨宦之任常以廉勤為勸每曰學古入官明體適用古之道也夫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今身為命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宜上念朝廷之恩下體斯民之意克去已私恒存天理則讀聖賢書為有用矣妾見近來士大夫貪圖賄賂置買田宅遺不肖子蕩廢無餘非天道之昭報邪夫子其勉之景雲謝焉每旦送夫至寢室中堂及門而止慕歸迎亦如之無或間者結縵九載春秋二十有四因遘疾而少子輒勸夫娶妾以昌宗嗣且語人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豈可為我誤夫大事耶請之至再因夫固執不可而止弘治庚戌春景雲述職去之京在途罹恙大漸而歸節婦竭力奉侍湯藥憂形於色而夫疾革卒於正寢節婦哀毀骨立絕而復蘇乃親浴夫屍搨其水飲之曰我終當以必從夫居常自念欲劓於刃則血汚其身將溺於江則水濕其衣俱不免更易吾豈忍以父母之遺體見辱於人乎必不得已惟自經庶幾焉程子有曰餓死

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不如餓死為上遂閉門不出晝夜悲號絕不飲食因姑固命乃復勉從而香銷玉褪僅存餘喘無復舊時之容焉專治心董治喪事殉夫之語殆不虛口是年秋九月八日將昇夫旅櫬歸葬先塋其諸所用官物及所署文卷悉檢點交官先是十數日內預以紗絹裁製幡幢并其身後合用衣衾整理齊備而深藏之舉家周知所由是夕姑飲暮僚第漏下二鼓始回歸迎姑與語一如平日既而泣告曰若無伯叔妄當終奉翁姑今有伯叔妄無慮矣語意有在姑意弗悟俟姑寢畢侍妾悉屏獨在房中沐浴梳洗以白綾帕裹其首更以新衣至如鞋襪亦縫納整飾乃以前幡幢布冥袂然有序前則蔽以衣架後則自設靈位左几則陳平日所用衣襦右案則列舊時所臨粧鏡焚香燭燦若清晝左袖藏白金一錠封誌以為棺槨之費右袖藏夫小像及平日所珍玩扇二握以夫所遺束足之帛於靈席前自縊而以比曉家人覺而解救已無及矣翌日收其屍玉色如生時年方二十五聞者莫不嗟嘆多有為之流涕者

吳貞女傳

貞女杭之海昌人姓吳氏父初以刀田為生業女笄

年許同邑士族何謙受聘未行而謙卒父母憐其少欲改嫁之一日謂女曰吾老矣顧家計涼薄無贏資以養汝身將安托今汝之不幸適足以重吾憂也盍求良配將於汝是汝能從吾命卽死瞑目也女聞其言輒悲咽不自勝答曰今為未亡人生雖不得履何氏之門死而得入何氏鬼錄乃所願也誓不以身許二姓父母見其志篤而言確不忍強者久之然為身後慮終不能釋然於懷也復召里婦與族戚相率喻之曰若與何雖以禮幣交顏面未覩情款未通一處子且未可以何婦稱也曷不順情擇所從以達親愛

和宗都編卷十 二八〇

平女峻詞厲色拒之益嚴旣而其兄若嫂復勸之曰守節固大事如塵甑何吾夫婦旦暮勤苦僅免凍餒耳私為汝計順父之命得有所依節義固未必虧亦不為失孝矣不然吾當各爨異居庶幾他日姑嫂兩無責望焉貞女勃然若有不豫色卽移身往依幼弟米薪之費悉取辦於組織恒恐乏絕弗繼仍節縮其食用不煩家人顧慮歲時節序必備旨甘以奉二親洎及其昆季一味之甘不忍獨享務得其歡心乃以寒燈孤幌形影相吊人見之殆有不堪而貞女泊然安之如是者八年猶一日也弘治丁巳季冬十有七

日讌始卜葬先期來報貞女偕兄具性醴往奠哭之
盡哀似有欲殉而得死所者家人異之讌母預知之
惧其或然也不待葬而遽遣還母家是夕沐浴更衣
果自經於閨榻中明日走告讌父母舉其柩合葬於
墓時河南理問陳公懷玉致政家居與之同里目擊
其事舉呈本縣邵侯覈實上聞 恩許旌表將舉行
侯已代未果

蔣婦貞說

溫州衛傑文人也業儒精舉子故事補郡庠弟子員
妻蔣氏淑英粗通經史夫婦獨處每相親敬有古梁
孟遺風但傑以儒生事筆硯既非貨殖之家而蔣以
裾布婦主中饋又何以給饔飧之費故其家業特窘
甚不能自存有故人沈天錫為福建路達魯花未保
傑謀往謁之欲行慮空室不行又無以為居養之資
行止交馳于胃次久之矣淑英進曰窮必有達否則
復泰自然之理傳說未遇潛身版築膠鬲未遇遁跡
魚鹽時焉既至舉而用之一則受武丁之尊禮一則
寄文王之股肱正之謂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今家私已窘遠謁故人苟得勺水可延殘喘况溫蘭
之程不過半月決然一往何必狐疑生從之時至正

庚寅春三月生治裝向閩口占四聲短律以自嘆吟曰
功名無分起鳴騶空負儒官到白頭為問綿袍今
在否江湖權作子長遊

蔣亦為賦短韻曰

蜂蝶紛紛逐隊忙遊人身惹百花香偕行縱爾無
童冠沂水春風任點狂

詩罷分袂生謂淑英曰善自重予多一月必回矣生
過間關海道念有一日始至福建聞故人已往汀州
審刑矣生趨汀州則故人又往泉州賑濟矣生趨泉
州則故人又還福州莊原職視事矣生跋涉道途即
次不安懷資已罄三月備歷艱阻矣及至福州始得
拜謁於公署天錫為喜留住公館日親厚焉豈知溫
州為方國珍破陷賊將悅淑英色美欲犯之淑英怒
曰吾家奕世永冠肯辱身於犬豕耶遂遇害生於福
州得報知溫陷甚悲辭天錫而歸天錫厚遺之舟次
中途是夜月明如畫生坐無聊忽淑英哭泣而前且
曰賊人陷郡氣焰薰灼妾寧碎身於鋒鏑不敢同群
乎馬牛雨收雲散恩情中輟矣天長地久怨恨何窮
於聊復一詞君為聽之詞名西江月云

殺氣騰空若霧干戈密布如麻鯨奔虎逐到吾家

欲遂百年姻婭豈效隨風柳絮其為向日葵花
初思愛總堪誇一筆從今勾罷

每歌一句則哽咽不能成腔生亦憤惋泣下曰然則
汝尸何存淑英曰妾死於節鄉人義之葬於後園栢
樹下矣言訖不見生抵溫城賊守衛甚嚴不得入生
即以省妻之事紿之賊憐而縱之時兵燹之後故宅
無存循址而至後園栢樹下發其尸而視之顏色如
生生哀毀骨立終其身不復娶焉

吳將忠魂

荆門統制吳源忠孝人也雖武士尤嗜典籍翻閱至
夜分且晝壺不釋卷玩讀漢書至伏波將軍馬援
尸語即掩卷嘆息曰是吾志矣故身居介冑之中而
事詩禮自閑若趨庭而鯉對丹心耿耿似向日以葵
傾其妻盧氏又善詩文以故夫妻相敬如賓世稱烏
北翼枝連理不是過也宋咸淳七年元兵圍襄甚急
朝命救源救之源未即行盧恐遲誤乃諫曰臣事君
以忠古今之通義也非過盤根錯節何以見利器君
勿逗遛以悞王事源謝曰謹聆若諫於是即日啓行盧
口占一律以贈之詩曰

美君家世舊簪纓百戰常懷報主心草檄有才追

記室築壇無路繼淮陰射雕紫塞秋雲黑走馬黃
河夜雪深白首丹衷知未變歸來雙肘印懸金

源率爾揮淚親將兵至襄城下遇元人五戰皆捷大
震軍聲元人麾集外軍圍合夾擊我軍孤弱不敵源
時掉臂一呼士氣百倍殺聲動天地旌旗蔽日月蓋
主客之形既分而強弱之勢不敵矣源乃身被數鎗
力戰而死部兵無一生還者未幾襄為元有道路始
通荆門士人柳春時過襄陽宿於官舍夜出間行時
畫樓吹笛調落梅花殘月籠雲塵埋敕鏡行未三五
步但見悲風颭颭殺氣漫漫當先一員武士仗劍披

荆公非歸來一

八〇

十一

甲從者數百人其威可怖春引避之武士呼曰君尚
不識耶吾乃里人吳源是矣兵救襄城成於王事弗
克歸家天曹以吾忠義命為本方土地神君歸日幸
以事白於家荆不信付此鐵券示遂按劍而吟一律曰
足馬南歸望古城半林殘雨夕陽明雲邊岫接秦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墜淚有碑苔色古欄街無
曲酒旗橫那堪回首成陳迹笳鼓西風愴客情
吟畢陰霾頓掃清而武士亦不見矣春大驚異而亦
未之盡信也歸至荆門訪其家得之遂造其居白其
事盧且疑二春即出所示鐵券盧始信撫券大慟絕

而復甦自言曰吾夫歿於王事忠也妾身歿於夫難義也夫既盡忠妾敢不義願同遊於地下足矣乃罄其資畜為夫作陰果七晝夜不絕所謂紙灰蝴蝶白淚血杜鵑紅者是也處置家事一無所遺沐浴焚香再拜泣曰

夫為忠孝歿妾因節義亡夫妻相繼歿忠義兩無妨

於是從客自縊而歿家人啓尸視之氣絕久矣鄉人義之相與歛葬立祠號曰雙節至今存焉

孫氏孝感錄

孫應祥名禎蕙湖之望族也襁褓中失所天母李氏確守貞節雖家貧衣食不足恒績紡以度日訓教應祥必盡心力然而簞瓢塵甑人有不堪而處之晏如也應祥年逾弱冠屹如老成龐通經史事其母以孝聞母嘗苦痢增劇應祥憂形於色家貧無以供藥餌旦夕焚香禱於天願以身代既而嘗糞以辯甜苦竟忘寢食幸而母疾少瘥應祥親煮以進自食其餘糝米湯而已應祥傭春於人以供母有鄭叟者憐其賢孝以女妻之鄭氏亦賢淑布裙椎髻織作以助之家業少腴一子甫七歲宋德祐初江南大亂盜賊竄起

應祥負母并挈妻子以逃難度不能全與妻謀曰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寧棄其子保全尊姑妻泣而從之母弗覺也應祥與妻更代背母流汗終日不以為勞其母泣曰今天下亂離干戈極目汝夫妻縱欲活我將安施乎不如我死溝壑你夫妻庶幾各自逃生也應祥泣曰寧同患難安忍相捨己而少憚道傍將覓飲食羣盜數十人忽遇諸途欲殺其母應祥匍匐曰母子二人更相為命寧殺我乞全老母母曰吾夫早喪止生此子乞存之以奉蒸嘗寧殺老身也鄭氏泣曰乞留夫子以奉老姑妾不孝願以身代也羣盜相顧感嘆曰孝順夫妻也遂捨之而去應祥與妻負母於山谷間避之俄而叢林中一虎咆哮而出其母驚暈在地應祥祝其虎曰吾母老且瘦不堪汝食汝寧食我也泣拜移時虎俛首而逝時斜陽在山山鳥散亂應祥扶携母妻殆尋旅邸奈山深地僻蕩無人居遙見林間一古廟委身投之至則頽垣敗壁漫土堆塵鳥跡獸蹄交雜於內土神祠也應祥再拜至祝之曰吾母子避難至此干竇神聰幸垂祐頃之月光穿戶淒風襲人母心驚惶寢不成寐應祥與妻左右圍護假宿待旦時聞鵲鳴屋絡緯吟梁不勝悽

慘夜半忽聽神人呼應祥語之曰文山之地乃汝安居康寧富貴福慶有餘比曉應祥記神之語述還訪文山之地而居焉乃荆棘荒涼之處應祥以隨身之貨顧倩土民開基創屋掘土三尺錚然有聲視之乃瘞銀一窖每錠上有孝子孫禎四字應祥以數錠餽土民民不肯受曰上天所賜不敢妄取遂貿易大木建置華居買田立業家益饒裕應祥復生三子皆聰明特達朝廷舉以賢良方正三徵七辟皆不就事母李氏愈盡誠敬雖隆冬大暑必侍膳問安嘗諭其子曰天經地義莫先乎孝然孝者豈特服勞奉養而已

和家粹編卷一

天

二十四

和曾參養親之志曾元但養口體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慈烏有反哺之恩羔羊有跪母之德若禽與獸能全孝敬可以人而不如禽獸哉三子再拜聽訓或者勸其出仕顯親揚名者應祥笑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吾事親未能盡孝安能忠事其君子矧老母年高勢猶風燭所謂事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縱得富貴而違親養維萬鍾何加焉乃吟二律以示之曰

天經地義孝為先蓋世功名事枉然玉食不如藜藿美藍袍爭似彩衣鮮寸心瑩潔何須鏡一念清

明即是天寄語青雲舊知己才疎自合老林泉
涉岵淒然一念深忍聽反哺乳鳥音事親不盡恩
和義處世何如獸與禽色養未全終歲敬劬勞難
答此生心浮雲富貴成虛幻耿耿靈臺照古今
母李氏無齒不能食其妻鄭氏三食乳其姑歲以為
常一夕母遽危疾醫不能治應祥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泣謂曰汝夫妻孝敬備經險阻然天年有限
豈得不死之人耶且人年五十不稱夭吾年踰九旬
死亦何憾汝勿哀傷過度自貽伊感也言訖瞑目而
卒應祥衰毀逾時幾致殞絕水漿不入口數日其子
和家粹編卷一

天

二十五

泣諫曰死生常理徒悲無益經曰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傷生今大人年踰耳順血氣既衰一旦內損致
疾將如之何應祥泣曰怙恃永訣痛隔幽明雖欲再
見不可得也言訖又哭淚盡而繼之以血雙目遂枯
不能覩物其三子焚香祝天以舌舐之其睛復明焉
既而扶柩合葬先塋應祥廬於墓側三子亦往侍之
應祥泣吟一律於墓廬云

痛隔音容不可知傷心愁誦蓼莪詩昊天罔極都
成恨風木蕭條總是悲霜露淒其明月夜杜鵑啼
血落花時冥冥杳杳泉臺下日用三牲已是遲

其三子共贖之曰

分崩五內有誰知觀景愁吟陟岵詩烟暝草萋無限痛水光山色總成悲祗堪春夏蒸嘗日無復晨昏定省時淚洒西風枯塚拍月寒風冷夜遲遲詩傳士林讀者無不悲哽亦可以見其孝思之誠矣應祥廬墓三年自歲時祭奠之餘未嘗輒出廬外塚生連理木白兔之祥有司奏之朝廷旌其門曰孝義皆大德十一年也

孔瓊英

天寶之末祿山作亂河北騷擾而良家子女多被擄掠真定有美婦姓孔名瓊英者年方十七粗通經史其夫被殺獨倖軍中每欲求死而不可得賊悅其色每欲犯之瓊英且泣且罵曰吾夫為汝所殺吾身為汝所執恨無上方之劍得報切齒之讐豈與汝犬彘為偶耶賊怒懼之以刀瓊英曰死乃吾分一身不可辱也賊刺殺之暴尸於野顏色如生伏羲者為之葬焉賊平之後河北道通鄉人嚴姓者晚經其地見道傍茅屋一椽門壁頽圯而瓊英倚立窓檻若有所俟見嚴過曰鄉親何往嚴亦常識其面訝曰娘子何為在此瓊英語曰為兵戈道梗流落於斯幸遇鄉親

乞為附信嚴與之坐而問曰娘子獨處寂寞奚以自資日用瓊英曰紡績易粟苟且度時北墜庭闈每增傷感伏通信音徐歸故里耳遂付書與嚴再三叮囑戒勿開拆且以百錢聊為路贐嚴識其處辭謝而歸及抵家以書呈父母并述所見之由舉家驚異乃展書視之其書曰

劣女瓊英百拜父母大人膝下竊念幼處深閨叨蒙教育及笄而嫁為人冢婦操彼井臼供彼蘋蘩敬事舅姑無違夫子三從之是遵四德之是勉所以然者恐違庭訓重增父母之憂也不意國祚中

微逆胡犯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骨肉拆散各天一方割斷父母之恩打開夫妻之義欲效三貞須拚一死寧可安身於珠碎無庸役志於瓦全故於干戈之下玉墜花飄鋒刃之中烟消霧散妾之捐生非沽世譽蓋所以警後世為臣之不忠為婦之失節者也雖體魂之已亡而一靈之未泯妾得與清風之王氏奉天之實氏同遊於地下足矣所可憾者父母不得終養舅姑不得終奉夫子不得終歡耳雖然妾必於節方寸無愧較諸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何可同日語哉